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十六回 景泰帝勉從登極 于尚書用計破兵

于公正回部料理兵務，設謀救車駕回京，忽聞人報，忙至午門看時，乃是本部員外項忠，戶部主事李賢。二公把眠車裹著，臥病在內。于公忙揭簾看時，相與慟哭。公問曰：「二位扈聖駕北行，何計得脫回來？今主上在於何處，二位必知端的。」項、李二公大泣，答曰：「吾二人與眾官扈駕，直至狼山土木地方，紮營三日，軍士無水，饑渴特甚。王振無謀，慌令移營，欲就有水草之處。軍士亂動，不能止遏。不料彼兵用鐵騎衝殺過來。軍將饑餒，不能抵敵，皆為殘害。鄭大人、曹大人，吾目見被馬衝倒。而吾二人乘亂伏於深草野之中。半日，忽見眾兵擁著了聖上而去。吾等欲出奪救，奈無寸刃在身，只得咽嗚泣下。此時未知何如。」

于公聞言，放聲大哭。眾官一齊擁到，亦皆大泣，俱問項、李如何得脫回京。二公答曰：「吾二人日只伏於深草茸莖之中，摘些嫩草充饑。夜則望月而走，五日五夜，行得足破皮穿，方能到得宣府。及至宣府，又恐守關軍兵不能認識，打下矢石，遂將身上衣服照耀。守城軍兵方才放下篋籠，升到城上，著人用眠車護送到京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曰：「只因王振一人，致使我主上蒙塵，折將損兵，遭此大變，誤國至此。可急設計，救返鸞輿。自古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今已七日矣。」于公聞言，泣奏太后曰：「今士庶惶惶，莫知有主。倘有不測，其如宗廟何？乞太后念社稷為重，早定大計，以安社稷，以慰群黎，天下幸甚。」太后不允所奏。

明日，閣下陳循、高谷，尚書王直、于謙、胡濙，又率百官伏闕啟奏。太后垂簾，群臣奏曰：「今皇上實為生民親征，不意蒙塵。臣等雖奮死前驅，必欲救君父返國。奈路遙兵戰，率難以頃刻迴鸞。而國家豈可久虛君位。乞太后聖慮思之，或立太子以臨群庶，或命郕王以輔嗣君。伏乞早建大計，早慰生民。」太后見群臣如此，乃遣太監金英傳太后旨云：「皇太子幼衝，未能遽理萬機。郕王年長，是宣宗皇帝親子，宜嗣大統，以安家國。」旨下，眾官見時方多事，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。於是群臣交章勸進，宜早登大寶。郕王固辭再三不出，太后復降旨讓王。郕王不得已，乃尊太后旨，遂即位。遙尊正統為太上皇帝，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，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，冊封汪氏為皇后。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，諡忠烈。改明年為景泰元年。

景帝於是月二日登極，遂傳旨云：「朕無一德，汝諸大臣列侯勛戚，並軍民人等，共推戴朕為君，奉太皇太后命奉祀廟社。謹以是詔佈告中外。」是日，陳循、于謙等率文武群臣，各各山呼拜舞朝賀。於是朝綱始肅，法令始行，天下始知有君矣。

景帝坐朝，受群臣朝賀畢。于公即上前啟奏曰：「北敵不道，犯我邊疆，遮留太上皇帝。彼既得志，必將長驅深入，不可不預為備計。邇者各營精銳之兵，盡揀隨徵軍資、器械，不存一。宜急遣官分頭招募官軍，起集附近民夫更替，回漕運之眾軍，令其操練聽用。又令工部齊集物料，內外局廠，晝夜並工，造成攻戰器具。今戶部尚書周忱，謀慮深長，善採眾論，徵輸未有愆期，貢賦未嘗稽欠。此正危急之時，乞令周忱兼理二部事務，則軍需有備，器具易成。」奏上，景帝嘉納，一一施行。遂改周忱為工部尚書，兼支二俸。

于公復奏曰：「京城九門，最為緊要。向者宣府、大同等處，尚為捍蔽，今已殘沒，敵可竟犯京畿。前日雖著孫鏗、范廣等將帥，領軍守護，還宜急取石亨、柳溥為總帥，列營操練，耀武揚威，使敵聞知，不敢輕進。亦乞遣能幹忠義給事中、御史等官，若王竑、葉盛、程信、楊善等，分頭巡視，勿令疏虞。」復請旨，令各城門外居民，倘被賊迫脅從順，則賊勢愈眾，不可復散。宜即令五城兵馬排門曉諭，遷移進城，各聽隨便居住，勿為敵人所掠。

又奏各邊等處曾經兵馬往來，剽掠殘毀者，亦乞差忠勇能幹將帥撫臣，前往守鎮安撫。遂保奏副都御史羅通，前往平陽等處巡撫。恐彼處居民被寇抄掠荼毒，中原因而不安，仍保奏軒、年富、羅亨信等，前往大同、宣府、雁門等處巡撫。又請敕參將顏彪、魏中，俱令策應白洋、易州、紫荆、倒馬等關並口外，相機巡剿。又奏差都督同知杜忠，參議葉清，前往偏頭等關守備。

又請敕都指揮石端、王信、張智等，前往大寧、真定等處把守。仍請敕都督僉事董斌、劉琛、徐亨、王禎等，前往石龍、李家莊、雲川、永寧、懷來等處，分頭把守。又請敕都指揮王虹、王敬、沈奂等，前往涿鹿、茂山等處把守。仍各請旨諭云：「以今日國家之事，必須和睦將士，安寧眾庶，固守城池，整束人馬，互相應接，不可坐視。如有一切關隘、樓櫓、城牆、墩台、濠塹，倘有毀壞淤塞，務要挑築高深堅固，無得坐視忽忽，虛應故事。如違，定以軍法，決不少貸。」

于公又奏曰：「前日臨陣，見危授命，死於王事者，宜加褒諡，賞恤其後，以勸將來。察其臨陣逃回，不肯上前對敵，坐事君父之難不救者，並誤失軍機者，乞請陛下——查明，嚴加誅罰，以警將來。凡一切軍旅之事，臣請——身任之。如其不效，乞治臣罪。」景泰帝前見于公倉卒定變，整肅朝綱，今又見其奏議詳明，安邊要略，心中大喜，曰：「卿之所奏，皆是為國嘉猷嘉謀，任人得所。悉依奏施行。」

于公在殿奏事，正欲辭朝而出，只見諸多內臣，紛紛奔至殿中奏曰：「今賊兵數萬，乘勝擁來，將至京都，勢不可當。百姓慌慌逃竄不止。伏乞我萬歲爺速遣能事官員，英雄將帥，以救國家之難，以拯百姓之危。」時景帝聞報大驚，未發玉音。于公忙上前奏曰：「今陛下勿憂，臣適才所奏，伏乞陛下，容臣調度。」景泰帝聞奏，大喜曰：「非卿莫能料理，凡一應兵機軍務，悉從卿相機調度。」眾官亦皆力贊于公。

公即辭朝而出，逕到通州驛上。有寮屬伏諫問曰：「今敵兵氏驅將至京城，為何先到通州？此乃不固其本，而防其末也。」公答曰：「諸君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今敵人傾國長驅而來，人無糧食，馬無草料，必先趨通州剽掠人畜糧草，以為久困吾邦之計。吾若不先去料理處分，必為所據奪矣。」

言罷，火速催人親到通州等處，查視倉廩，果然糧食甚多。于公急出示曉諭軍民並從軍家族人等，即令搬移京城住紮。仍曉諭從軍家族，即將倉糧預與關支。准作數月之糧。隨人多寡分支，使軍民一舉兩得。從軍家屬，照數多給三、四個月之糧。附近居民貧窮者，亦各給與，令其速搬京師避難。如此分給，尚有盈餘。公即時令人縱火，悉皆焚之。旁有眾曰：「倉糧芻草，乃國家養民之本。況民以食為天，今敵未至，何故悉令焚之？此事關係甚大，不宜造次。」公即溫言答曰：「吾豈不知，奈事有經權。即今從行，並守護各關軍馬萬萬，而通州糧草，堆積貫朽。今吾盡與關支，使向日扈從陣亡之家得食，一以慰死者之魂；一以全生者之命。而今守護邊方之族，亦得以飽喂于家，令其各無掛念。且預與兵糧，軍兵得多月食，人心堅守。今敵長驅星速而來，此地糧草又多，一時搬運不及，縱可搬運，豈不勞人損力乎！且大敵隨至，而勞人費力，安能使其奮勇？則糧草皆敵人之物也，敵若得之，則人得食，馬得草，足以資用，久困吾邦矣。以方張之勢，困饑餒之民，其為禍豈淺鮮哉！吾今用堅壁清野之計，燒盡芻糧，收括人民，使彼進無所掠，退無所據，豈能久居乎？」眾屬聞言，咸稱曰：「我朝廷有福，實生我公，公真社稷之臣也！」公謝不敢當。

于公正焚芻糧之際，飛馬報道：「敵兵來也！」公聞報，即令諸將：「謹守關門，勿與浪戰，且避其鋒。兵法云：『避其銳者，擊其惰。』吾自有計，切勿與戰。」囑令已畢，乃曰：「此處無足慮也，吾當速回調度。」眾又問曰：「公何疾來疾去之速也？」公答曰：「今寇兵到此，無所擄掠。吾急回調度，必挫其銳，使彼知吾國有人，必然悔懼，則上皇歸國有日矣。」言畢，即轉回京。

敵兵果至通州，見煙燄冲天，糧草盡焚，人畜毫無所掠。也先在馬上齧指，調其下曰：「南朝可謂有人，俺們切勿輕進。」刊賽王即答道：「俺們既已到此，難以久留，不若直趨京城，看他臣子如何？」也先依言，即領人馬逕奔京師而來。

此時于公早先到京城，正遇見石亨。亨二年間屢功封為總兵。公見亨甚喜，曰：「想二年前旅店相逢，蘭古春之相，真仲鑒也。」石亨致謝曰：「蒙公見拔，盛情多矣！」公拂然答曰：「吾為國薦賢，何以致謝！」亨有慚色。日前因為正統蒙塵，亨不救君父之難被劾，逮至京來。公以亨威勇，遂薦石亨、楊洪、柳溥三人可用，朝廷允奏。更加升石亨為正總兵，提督京城九門。當

時石亨曾與公計議，欲盡起京城軍兵，前至通州接戰；又欲分兵前往大同、宣府、紫荆等關，抄掠敵後。公曰：「石總戎所謀雖善，目下危急之時，敵勢猖獗，若盡將京城軍兵，一齊差發出外，其勢必分。分則勢孤，勢孤則難應敵，倘彼覬我國中虛實，不去四散功劫，逕直長驅突至，此時欲掣回人馬，急切不能。在京軍民，正是惶惶之際，內無固守，外無援兵，非萬全之計也。」石亨固請必欲掣兵出外，庶不驚擾今上與百姓。兩下相持已久，公厲聲曰：「今國家存亡大事，在此一舉，豈因汝一人之偏見，誤國家之大事！」遂叱退石亨。亨忿忿而退，成仇之心，在此而起。

公即提兵出城，身先士卒，躬擐甲冑，整頓人馬，背城紮起九個大營，分佈九門。令有威望謀略文官王竑、葉盛、程信、楊善等總之。仍開德勝門，諭眾曰：「汝等受國家厚恩，當以死報效。為人最難得者『忠義』二字，惟國家有難，方顯忠臣、孝子、烈士之人。今事機急迫，不可有一毫差錯，倘有差錯，禍患立至。且賊長驅而來，不劫驚，則殺戮。與其遭彼之害，寧可對敵而亡，總是一死，不如盡忠而死也。生則成功有賞爵，死亦揚名於後世。」眾軍聞諭，人人感激，皆願奮死以報效朝廷。時激諭方畢，也先假意送還上皇歸國，遂長驅直前，四散攻突。我軍嚴整，堅不為動。敵人知吾國有備，稍稍引去。

第三日，也先復領大隊人馬至城下，對營亦安下一大營。此時我上皇亦在也先營中。也先見我軍雄威嚴肅，不敢加兵。我軍亦不輕發一矢。時有喜寧因降也先，反唆也先邀我人民六、七人出城，過陣前，以奏迎太上鸞駕還宮為名，飛騎報進殿廷。

景帝遂問群臣，群臣畫議不一。當有中書舍人趙榮挺身出班奏曰：「臣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今太上皇陷在邊廷，未知真實。臣願往彼營中，察其動靜，死亦何恨！」群臣聞奏莫不歎羨。當有閣老高谷壯其忠勇之志，即解所圍玉帶與之。通政司參議王復，亦願同往。

朝廷即加王復為禮部侍郎，趙榮為鴻臚正卿，遣去彼營。皆排列露刃，夾之而行。王復、趙榮厲聲叱曰：「汝等不得無禮，自古兩國和好，必有來使，以通其意。今汝等脅吾、嚇吾，吾等豈畏死者！」也先見王、趙叱眾之言，即令收刃。遂問二人：「汝是何官？」王、趙答曰：「吾乃鴻臚正卿趙榮，侍郎王復。」也先道：「爾等小官，未可議和。可令于謙、王直、胡濙、石亨、楊洪等，前來議和。」趙榮大聲答曰：「吾國大臣，豈肯輕來者！只因奸臣王振，誘我那太上皇帝，說邊上有好風景，因勸我太上巡邊玩景，所以百官扈從來此。不料與汝對敵，以致太上淹留汝處。今新君即位，號令嚴明，百姓無不忿怒。且四下勤王之兵，動以萬萬，不日搗汝巢窟，迎復太上也。吾今承命到此，待吾朝見太上，回奏新君，那時差官迎回太上，重加賞賜太師，庶不失兩國之好。吾眾大臣豈與汝輕見哉！」也先見趙榮語言不遜，恐見上皇於軍中，透露聲息，遂不令榮等見上皇，令人逐二人於營外。又使人邀求金帛緞匹萬萬計。

景泰見榮、復二人已回，乃命禮部官至軍前，來問于公方略。于公復奏曰：「今日于謙知有軍旅之事，他非所敢計。」乃令人代奏，力言和議之不可聽。景泰聞奏，遂不復遣官去議和。而下對壘七日，敵亦計窮，只得漸漸退去。公乃潛地令人覬知敵移太上駕遠，乃率都督范廣等，發神機銃炮打攻，箭弩齊發，敵兵死於炮銃之下者數千。也先不得停留，連夜遁走，仍邀太上駕去。我軍奮欲追擊，于公急傳號令：「不許輕追，恐傷太上！」止令追之境外。果然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回，大勝歸城。京城軍民人等，皆焚香迎接于公進城。未知後事如何。